

高中女生为男友卖身

为此身染严重性病,结果还倒欠老板 3700 元

谈朋友,同居,控制卖身赚钱,这是一些犯罪团伙的套路。下岗女工的求助信,揭开了汉口一名情窦初开的高三女生悲惨的遭遇。

这些罪恶,何以在阳光大下大摇大摆?

一位母亲的泣血求助

3月18日,记者收到一位下岗母亲的求助信,内容大致如下:我的女儿晓雪,今年刚满18岁。在高二下学期,她产生了厌学的情绪。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3月,小孩不回家了。偶尔回家也就是要钱,我们不同意,她就说这样会害死她的。迫于无奈,我们让步了。

我们跟踪她的行踪却得到了惊人的发现:原来孩子在娱乐场所认识了几个外地男孩。这些男孩以谈恋爱为由,利用这些小女孩的心智不成熟,对爱情的渴望和茫然,引诱她们去卖淫。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们,还给我一个迷途知返的女儿。

“赌感情”掉进深渊

记者随后找到这位母亲,并与在家养病的晓雪见了面。“我是一步步被他们拖下水的!”晓雪悔恨地忆起不堪回

首的往事。

去年8月,即将升入高三的晓雪面对沉重的学习压力,选择了退缩。有一天,她怀揣家里给的1000多元暑假补习费,来到汉口民众乐园对面的一家溜冰场玩。唱歌、溜冰……没几天,她在这儿认识了一帮很讲“义气”的男青年。一名绰号“彬彬”的男子对她鞍前马后,甜言蜜语,晓雪似乎感受到了初恋。

从此,晓雪经常找借口逃学,以溜冰场为根据地,和“彬彬”混在一起。

“彬彬”每天不仅要溜冰,还要上网,甚至晚上去迪吧玩,一切开支都是晓雪买单。晓雪花光了补习费,又想办法偷出了自己1000多元的压岁钱,但这也用不了几天。

“只要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晓雪单纯地想。于是,每当钱不够用时,她便编造出各种理由,向家里要钱花。

在“彬彬”的“爱情”攻势下,3个月后,晓雪偷偷地和“彬彬”同居了。没多久,“彬彬”对晓雪来了一次“爱情考试”。“彬彬”对晓雪说:“你爱我吗?”

晓雪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爱!”

“那你愿意为我去做一些事情吗?”“彬彬”追问。“我愿意为你去做任何事情!”不谙世事的晓雪说道。

“那好,晚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上班赚钱!”

当晚11时许,在“彬彬”的陪伴下,一辆小车将晓雪接到了汉口南京路“巴金轩”休闲屋。这天晚上,晓雪由高中生变成了卖淫少女。

“我是为了赌感情,才答应他做任何事的。”晓雪悔恨地对记者说。

成男友“挣钱机器”

在“彬彬”的不断“考验”和催促下,每晚11点左右,晓雪准时到“巴金轩”休闲屋去“上班”,天亮后回到“彬彬”及其同伙租住的旅店,钱统统交给“彬彬”,晓雪每天只能得到50元零花钱。

软弱、无知的晓雪不敢对“彬彬”说半个“不”字。只要晓雪拿回来的钱少了,“彬彬”便开始冷落她,故意与其他女孩亲近,但当晓雪在第二天带回更多的钱,“彬彬”便又笑脸相迎。

出乎晓雪意外的是,每当她来例假不能“上班”时,“彬彬”就到休闲屋老板那儿去支钱用,每次都是几百元,借钱人写的却是晓雪的名字,而这些钱都由老板从晓雪“上班”的收入中扣除。“那些钱,我还掉一点,他们就借更多的钱,就象个无底洞,永远都还不清!”晓雪感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今年1月,“彬彬”同样用“谈恋爱”的手法,骗来了

另一名少女,他提出与晓雪分手。晓雪说,到此时,她先后交给“彬彬”至少3万元。

没过几天,晓雪同“彬彬”的同伙“歪歪”发展成“女朋友”。从此,“接送”晓雪和“借钱”的换成了“歪歪”,其他一切照旧。

据晓雪回忆,到3月中旬她得了严重的性病不再“上班”,她交给“歪歪”的钱也超过3万元。

倒欠老板 3700 元

晓雪告诉记者,她曾在“巴金轩”休闲屋里做一个“生意”,老板要抽走三分之一。有一次,她被送到一家大酒店,第二天早上,客人给了3000元,老板娘说这单生意是另一个“妈咪”介绍的,要给对方1800元,除掉店里的提成400元,晓雪拿到800元,而这800元最后又落进了“歪歪”的腰包,晓雪拿到手的仍只有50元。

晓雪说,她曾试图离开,但只要几天没去“上班”,休闲屋的老板娘就会找到她:“彬彬”(或“歪歪”)在我这儿借了几千元都没还完……”

上个月,晓雪得了严重性病,临走时,老板拿出账单,说晓雪欠债3700元。

3月20日,记者从晓雪与“歪歪”等人的QQ留言、短信等往来信息,核对了“彬彬”和“歪歪”控制晓雪卖淫的基本情况。据《楚天都市报》

左右为难 收到12万1元面值纸币,咋办

纸币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这样的场面你见过吗?4月5日下午,记者闻讯来到位于青岛哈尔滨路的马先生的蓄电池公司,只见工作人员正忙活着清理一元零币,堆了满满一桌子,甚是壮观。

马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他和一家与汽车有关的公司做生意,对方一下买了12万元的蓄电池,当时他很高兴地把货送了过去。没想到,4月5日上午,他去拿钱的时候,对方拿出了12万元的一元零币。

“说实话,看见这么多的零币,我简直惊呆了。”马先生一边收拾桌子上的零币,一边擦着汗告诉记者,他当时就嘀咕:天哪,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啊。可没办法,人家又不是不给钱,马先生只好去租了一辆面包车,把这些一元零币拉回了公司。

他连跑了好几家银行,可工作人员一听12万元的零币,连连摇头表示“不能立即进行兑换”。

“我现在是一分钟都不能等了!”马先生焦急地告诉记者,他下个星期还要从南方进一批新货,手头上只有这12万元,但是总不能拉着这些一元零币去南方进货吧?

4月5日晚上,农业银行青岛市四方区支行的负责人梁女士听说马先生的遭遇后立即表示,他们银行愿意帮助马先生解决这个难题,梁女士表示,由于这12万元几乎全是一元纸币,他们清点时都要一张张地进行整理,看有没有残币。4月6日,银行专门安排3个工作人员负责清点这12万元的一元零币,估计3天能清点完。

据《半岛都市报》



丧尽天良 讨薪民工被厂方扔进荒山

4月4日晚,来自甘肃古浪的5名打工者称,前去讨薪的他们连同生活用具被老板雇佣的一辆微型货车送到了安宁区十里店桥北部的一座荒山中之后,微型货车便抛下他们离去。在人迹罕至的荒山上,5名打工者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一夜,直到5日上午7时许,他们在荒山被困近10小时后才得以脱险,其中一名还是女性。

4月5日上午,记者在安宁区十里店桥头见到了刚从深山里面逃出的5名打工者。李树仁告诉记者,他们是来自古浪县的打工者,从去年8月开始在甘肃冶金矿产经济开发公司安宁十里店建筑石料厂打工,今年2月10日完工后,老板一直不付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李树仁称,包括他和一名女工友在内的5人一直住在工地上等待。

李树仁说,当时石料厂有人通知他们必须在晚上7时30分之后把生活用品全部搬

走,人也撤离,否则将派人强行搬走。“晚上7时30分刚过,十几个人拿着木棒来到我们的宿舍,强迫我们将自己的行李一件件搬上一辆微型货车。我们害怕他们手里的棒子,也不敢违抗。”据他们讲述,微型货车拉上他们及生活用品后驶离石料厂,直到开到一座荒山之中后被丢下。

其中一名打工女告诉记者,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发现这里荒无人烟,夜间根本没有车辆和行人通过,想打电话求助,才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山上冷得要命,5日凌晨4点多的时候,我们商量下山。由于行李太多了,我们只能慢慢往山下挪,别提有多无助了。”就这样,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们顶着黑夜的寒风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十里店桥头。

当晚记者了解到,目前打工者已将此事反映到兰州市劳动监察大队。

据《兰州晨报》

灭绝人性 孙子带人杀死爷爷一家五口

5日,记者从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获悉,曾震惊四方,发生在洛阳“2005.5.10”一家五口惨遭灭门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日前被该区依法批准逮捕。该案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受害者的亲孙子带人灭了亲爷爷一家五口。

2005年5月初,洛阳市洛龙区部庄村3青年马帅元、韩艳朋和韩宏伟准备去广州打工却没有路费,他们密谋准备抢劫路人搞钱,就买来尖刀和手套等作案工具准备伺机作案。后觉得抢劫路人太危险,韩艳朋就提出来说不如去抢他爷爷韩新超家,因他爷爷家有钱,并且爷爷平时只对他叔叔家好,不给他家钱。怀恨在心、丧心病狂的他竟对自己的同伙说:“灭了他(指爷爷)一家,解恨又能搞到路费。”

5月10日夜12时许,三人携带作案工具来到韩艳朋爷爷韩新超家,由韩艳朋叫开了爷爷家门,可怜爷爷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自己亲孙子的同伙戳死在自家门口。这时韩艳朋的婶婶张新先听到声音后从楼上下来,马帅元和韩艳朋冲过去就把她也给捅了。接着又接连捅了闻声出来的奶奶周玉杰和叔叔韩怀武。此时,杀红了眼的三人又冲进卧室,将正在睡觉的堂弟韩艳磊也戳死在沙发床上。一家五口人就那样全部杀死后,三人开始疯狂地在家中找钱,但没有找到钱,就顺手拿了几件衣服逃离了现场。公安干警经过多方侦查,于近日将作案后潜逃到外地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据《今日商报》

沈阳大火



汽配城起火 一人死亡

4月6日8时30分,位于沈阳市南京北街闹市区的沈阳汽配城发生火灾,在连续燃烧13小时后,截至当日22时仍未扑灭。受其影响,周围地区停电停水,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当地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汽配城楼上居民及附近100余户居民已全部被疏散,火灾目前造成1人死亡。

新华社记者 谢驰 摄



天然气泄漏 引发大火

4月6日,早8点左右,沈阳市和平区南湖桥东南角发生一起严重的天然气泄漏事故,并引发大火。在当日10时20分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介绍,事故是由于施工将天然气管道挖断引发明火所致,这是一条沈阳市天然气管道。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的哥被捅三刀 其妻出钱救受伤凶手

这是一对“复杂”的夫妻:家境并不富裕,丈夫刘彦友开出租时被劫匪扎了三刀后,也将劫匪打伤,两人同被送往医院抢救;安置好丈夫后,妻子齐小平得知重伤的劫匪无钱交纳住院费时,出钱帮其垫付。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对夫妻?他们的行为来自怎样的想法?5日,记者通过电话与他们分别对话。

的哥遭劫将歹徒打伤

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济南出租车司机刘彦友正在家里养伤。

记者:你还记得被劫那天晚上的事吗?

刘彦友(以下简称“刘”):3月12日凌晨1点50分左右,一个男的上了我的车,看年龄不大,但个子很高,后来知道有一米八。自从上车,这人的左手就一直放在怀里揣着,中途换了几个目的地。

记者:你当时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刘:有些预感,但开始以为他是不想给车钱。到了地方,他突然把右手也伸进怀里,拽出一把刀,是把匕首,大约有30厘米长,猛地往我右肋扎,连扎两下,又来砍我。整个过程,这人没说话,也没说抢钱,后来公安审他的时候,他才说是身上没钱

花想抢钱。

记者:你赤手把刀夺过来了?

刘:是啊,我伸手挡刀,右手大拇指差点被砍掉,随后用手抓住刀,夺了过来,慌乱中用刀砍了他几下。我下车报警时,打开门看到他身子倾了过来,想拖我的样子,我又踹了他几脚。

“刚开始不理解妻子”

记者:听说在医院抢救时,你爱人出钱救了劫匪?

刘:她干这事先没有跟我商量,我也不知道。给人家交了钱以后,她才告诉我,“那个人只有20岁,不是济南人,家里没有人来,给他垫

了1000元钱。”

记者:你支持她这么做?

刘:开始听说这事,我很不满意,可她说:“人家还是个孩子,我们总不能眼瞅着不管吧。”她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心善,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同意先救那孩子的命。

“不该由我来制裁劫匪”

记者:有人认你花钱救劫匪是以德抱怨,但是有人说你这么做可能纵容犯罪,你怎么看?

刘:他违法了,肯定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而不是我来制裁。救他的命,是人道,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

据《新京报》